



一座城与三位“文正公”的缘分

□齐英华

文正，是古代文臣身后所能获得的最高等级的谥号，能博得这一谥号的，必得是朝廷高度认可、同僚交相称赞之人，司马光曾直言此谥号是“谥之至美，无以复加”。

宋、元、明、清四朝近千年间，获赠文正谥号者总共才26人，而潍坊与三位“文正公”深深结缘。

王曾（978年-1038年），青州益都（今青州市）人，北宋名相，政治家。他自幼孤苦，读书勤奋，连中三元，名扬天下。王曾为官刚正，屡次上书劝谏宋真宗停建玉清昭应宫、体恤百姓，遭权臣排挤，首次罢相。刘太后临朝，王曾复相辅政，铲除乱政权臣丁谓，稳固

朝局。天圣七年（1029年），玉清昭应宫遭火灾，力主不再修缮以省国库，再度罢相。知青州时，王曾主持修建州学，培育本地人才，为家乡种下读书的种子。景祐元年（1034年），王曾再度拜相，封沂国公。宝元元年（1038年）去世，谥“文正”。

苏州吴县（今江苏苏州）人范仲淹（989年-1052年），北宋著名政治家、文学家。大中祥符八年（1015年）中进士，历任兴化县令、苏州知州、枢密副使，因刚直敢言，屡遭贬官。西北战事起，范仲淹主持边防，行屯田练兵之策，迫使西夏议和。他主持的“庆历新政”，因触动权贵利益而失败。皇祐三年（1051年），迟暮之年的范仲淹被贬，以户部侍郎出知青州。在青州，他体察民情，多有惠政，百姓需长途运粮至博州缴税，劳民伤财，他便令百姓折粮纳钱，官府就地采办完成税缴，大幅减轻民众负担。青州

流行的眼病困扰百姓，他遍寻良方，着人借南阳河畔清泉筑井，一是方便老百姓用水，同时用泉水调制“白丸”，治好人们的眼病。“井养无穷兆民允赖，泉源不竭奕世流芳”，范仲淹把清泉命名为“醴泉”，并在井上建小亭，世人感念他的功德，称井亭为“范公亭”。范仲淹将清官的温度留在青州，青州百姓也在他的“文正”谥号里写下重重的一笔。

刘统勋（1700年-1773年），诸城逢戈庄（今属高密）人，为政40余载，曾任首席军机大臣、东阁大学士。他清廉刚直，敢于直谏，在吏治、军事、治河、修史诸端功绩卓著，乾隆称其“真宰相”。乾隆三十八年（1773年）卒，获赠太傅，入祀贤良祠，谥“文正”。其子刘墉，亦是一代名臣、书法大家，被称为“浓墨宰相”——父子同宰，成就清代政坛的一段佳话。

放眼全国，一城独拥三位“文正公”极为罕见。这其实并非偶然，而是潍坊8000年文脉绵延不息的集中体现。潍坊有厚实的文化家底，自古文风昌盛，是东夷文化核心区、齐鲁文化交汇地，是两汉经学重镇——郑玄在此遍注群经，一统汉代经学；是明清金石学中心——陈介祺在此收尽天下彝鼎。仓颉造字，虞舜躬行孝德，贾思勰的《齐民要术》滋养千年稼穡，张择端的《清明上河图》《金明池争标图》为中国风俗画优秀代表……历代先贤功绩卓著。

潍坊有代代相传的耕读基因。宋代以来，州学、书院绵延不断。刘氏一族把“耕读传家”刻进血脉，始终将读书育人放在首位，是潍坊地区耕读传家的典范，获御赐“海岱高门第”。很多人把范仲淹的“先忧后乐”作为座右铭，范仲淹则把它落到惠泽百姓的实处。

王曾兴学、范公惠民、刘氏清正，他们或生于斯，或治于斯，这片土地是孕育他们的摇篮，是成就他们的舞台。“文正”二字，是潍坊崇文尚德、惟实励新的城市精神的人格化表现。

一座城与三位“文正公”的缘分，说到底是一方水土的选择。

◀市人民广场上设有王曾、范仲淹、刘统勋等历史名人像。



从药社到战场 一位医者的革命一生

□鞠洪仑

我常到潍坊市革命烈士陵园祭扫，苍松翠柏间，爷爷鞠真在此静静长眠。爷爷学名维新，字琢亭，1898年生于山东文登文城镇西寨村一户中农家庭，1971年辞世，享年73岁。他不只是我的祖父，更是胶东革命医疗卫生战线上一名白衣战士。他以医术济世，以信仰报国。

爷爷9岁入私塾，少年亲历家国动荡。1913年考入县立高小，受辛亥革命思想熏陶，面对丧权辱国的“二十一条”，燃起爱国义愤。1916年，18岁的他赴烟台毓璜顶医院学西医，因难忍教会医院严苛传教制度，两年后退学回乡，决心用医术守护百姓。回乡后，他与同学赵友三合办新城药房，救治乡里。1922年，在侯家集大街原“回春堂”旧址创办“中西药社”，存续18年，常为贫苦百姓免费诊疗、减免药费，宽厚待人，声望颇高，后被推举为侯家镇商会会长。“九一八”事变后，他愤慨国民党“攘外必先安内”的政策，公开拒绝为国民党军警、盐警、税局人员看病，以医者方式抗争，在胶东进步人士中引起不小反响。

在与地下党员王祥卿（化名王光）交往中，爷爷逐步接受革命思想。王祥卿看重中西药社的群众基础，主动交往，传播进步思想。1936年王祥卿被捕，爷爷不顾身家性命，冒险将其保释。自此，药社成为胶东党组织秘密联络站：问诊抓药之余，掩护地下党员，接待交通员，传递情报，秘密存放弹药。

1940年，因汉奸告密，药社暴露。爷爷毅然毁家纾难，舍弃家业，带上医疗器械与药品，赴文登瓦屋庄参加八路军，建起东海军分区独立五营卫生所，填补了胶东八路军早期战地医疗空白。同年五月，爷爷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
入党后，爷爷调任东海指挥部附属所所长。他整顿医务队伍，团结教育医务人员，并四处奔走，动员9名

胶东本地开业医生加入八路军，后来大多成长为部队医疗骨干。1942年，主力部队西移，他带领医护人员护送五六百名伤病员，在母猪河东岸与敌人周旋半年，保全大批伤员。

为解决前线药品器械匮乏，1944年，爷爷受胶东军区、东海军分区委托，在铺集院东村筹建“健民药房”，并借文城“鸿春盛”商号作掩护，打通敌占区各大城市采购通道，把紧缺药品、物资源源不断输送到胶东抗战前线。1943年至1947年，他接连开办五期卫训班，每期招收50人至100人，为胶东培养出数百名本土基层医务人员，充实了八路军战地医护力量。

解放战争中，1947年国民党重兵进攻胶东解放区。爷爷主持东海军分区卫生处工作，兼任供卫处处长，在烟台、威海沿线设多处伤员收容站，组建五个战地治疗所，前后救治7000余名伤员，许多战士痊愈后重返战场。这项救护工作获胶东军区通令表彰，800多名医务工作人员得到提拔重用。同年，文登暴发凶险的黑热病，百姓苦不堪言。爷爷前线后方两头兼顾，通过“健民药房”紧急采购特效药，在文城、泽头设立专科门诊，每日接诊四五十人次，挽救了无数百姓生命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爷爷先后担任东海军分区卫生处处长、山东军区第五军医院院长、山东军区肺病疗养院院长、第六康复医院院长等职务。他始终与胶东军民同甘共苦，拒绝组织给予的保健待遇，日常吃苞米面锅贴，抽自家种的黄烟叶。他常叮嘱后辈：“公家财物一草一木不能贪。”这句教诲既是他一生恪守的准则，也成为珍贵家风，影响着身边一代医务工作者和后人。

作为孙辈，我未亲历硝烟岁月，但回望爷爷一生，心中满是感动。先辈虽已远去，但那份家国赤诚、医者仁心与清正风骨，将永远镌刻在家族记忆里，被我们一代代铭记传承。

春至（外一首）

□宋智远

历一季寒冬凛冽，
心头之冰方徐徐融化。
融水过山川，入河谷，
滋润一方土地。
唤醒地下蛰虫，
复苏花草树木。
青笋从地下懒懒地钻出，
贪婪吸食着附和泥土味的空气。
恰时有微风拂过，
细心修剪着新抽出的枝芽。
“滴嗒……滴嗒……”
有人说这是露水从梢头轻轻坠下。
不，仔细听，这是“她”来了。

驭规逐梦

当我说“未来”一词，
第一音道出即成过去；
当我说“寂静”二字，
便将其
第一音方出即打破。
世间本没有那么多规矩，
所谓条条框框也只是助你扶摇而上。
像“自由”二字，虽审视若密不透风，
却总有一笔冲出牢笼。
那可以将这限制变作远洋的渡轮，
在外抵御海浪侵袭，
在内由你掌舵驶向远方。